

传说有个鹿回头

黄春华 / 著

冰心奖 获奖作家书系

儿童文学大奖

五叶草文丛

传说有个鹿回头
黄春华 / 著
《传说有个鹿回头》是黄春华的代表作之一，也是她创作生涯的起点。这部作品以细腻、真挚的笔触，描绘了一个关于成长、梦想与坚持的故事。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热爱文学的少年，他在追梦的道路上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与挫折，但最终在老师的鼓励下，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。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作者对文学的热爱，也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，是青少年读者不可错过的佳作。

传说有个鹿回头

黄春华

同心出版社

目 录

一、山里来了女教师.....	3
二、欢快的见面会.....	6
三、窗前闪过黑影.....	9
四、加法比乘法厉害.....	12
五、换上一根新旗杆.....	15
六、翻山越岭去家访.....	19
七、传说有个鹿回头.....	22
八、老师打摆子.....	25
九、大自然的孩子.....	28
十、村头飞来九头鸟.....	31
十一、照片中的秘密.....	35
十二、神秘的来信.....	39
十三、老师带来的礼物.....	42
十四、说出心中的秘密.....	45
十五、奶奶上山睡觉了.....	48
十六、做支大风箏.....	51
十七、飞行失败.....	54
十八、堆个雪人像老师.....	57
十九、夏老师的日记.....	59
二十、老师就在深山里.....	63

一、山里来了女教师

一辆浑身糊满泥巴的手扶拖拉机在蜿蜒的山路上突突突地小跑，山路高低不平，车身蹦蹦跳跳，像个得了好心情的孩子，不好好走道。拖拉机手的心情却并不轻松，他一会儿抱怨山路像被猪啃过似的，凸凸凹凹；一会儿责骂拖拉机是个懒汉，爬坡爬不动，就是跑平路，也乱叫唤。他说这些话不是给自己听，因为在拖斗里还坐着一个人。她二十出头，一袭白衣裙，就像这夏日盛开的巨大的桅枝花。她侧坐在铁沿上，面前放着一个鼓鼓的牛仔背包，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她是城里人。城里人就是城里人，她不在乎车破路颠，只一心东张西望，被层层叠叠的大山和望不穿的绿深深吸引，偶尔，她也注意到拖拉机手的责骂，她觉得很好笑，于是，嘴角微微向上翘了翘。

拖拉机手的骂声没完没了，路面生气了，拖拉机也生气了，在一个上坡处，拖拉机来了一个懒驴拉磨——不走了。拖拉机手跳下车，对准车头就是一脚，却踢得自己嗷嗷直叫，叫完之后，又骂“你这懒驴！”

她也从车斗上跳下来，看看急得团团转的拖拉机手，轻轻笑了一下，就背起牛仔包，一副要走的架势。

拖拉机手急得一步冲上来，想伸手拉，手太脏，怕弄脏她的衣裳，又将手缩回来，他一跺脚，说：“夏老师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我怎么向乡长交待呀？”

夏老师指指熄了火的拖拉机，说：“它不走了，我就自己走。”

拖拉机手这回眼泪都快出来了，他说：“你走了，我怎么向九里湾的孩子们交待呀？”

夏老师笑了笑，说：“我就是要早点赶过去，才对他们有个交待，你就看住这车吧，它说不定会趁你不注意，突然跑起来的。”

说完，她轻笑了一下就朝前方大步走去。拖拉机手这才明白她不是生气了想逃跑，而是继续向九里湾步行。他心情一轻松，连追两步，说：“这么远的路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夏老师边走边说。

“这么重的包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“这么大的日头。”

“我不怕。”

拖拉机手还想说什么，夏老师已经走远了。望着夏老师的背影，拖拉机手自言自语：“这到底是哪路仙女下凡哟？”

夏天的九里湾，树叶绿得像要往外流汁儿，塘水清得能当镜子照。每天一大早，太阳刚从山后爬上来，雾气就从树林间溜走了。然后是鸟叫，叽叽喳喳，咕咕呱呱，有偷食的麻雀，有报喜的喜鹊，有歌唱家百灵，有放牛的八哥，还有许许多多谁也叫不出名的鸟儿，它们在屋前屋后山上山下的林间，开着百鸟会，就像大人在一起聊天，小孩在一块玩耍，场面很是热闹。鸟们的热闹唤醒了沉睡的人们，于是，大人出门下地，孩子背上书包上学。

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，与往常不同的是，有一个孩子没上学，有一个大人没下地。孩子在前面猴一样飞跑，大人在后面熊一般猛追，一路上把地里干活的人们都逗乐了。大家停下

手中的活，为这两个人加油，有的喊：“小树，再加把油，第一就是你的！”有的喊：“刘婶，扔掉手中的棍子，能跑得更快一些！”

刘婶果然听了人家的话，扔掉棍子，速度快了不少，两人一前一后，一溜烟向村头跑去。刘婶在后面边喘边骂：“你个……找死的，看我不抽你的筋……剥你的皮！”小树在前面边逃边喊：“我说的……是真的，你不信……去问别人。”可她们谁也听不到谁的话，一直追到了村口。

村口有一棵杏树，有年头了，树干要两个人才能勉强抱一圈。上面的果实已经落了，只剩下一树的叶子，远看像一把巨大的绿伞，竖在村口等待远方的来客。小树看到杏树，就像看到了救星，加快脚步一头冲过去，双臂和双腿同时抱住树干，交错向上，身体很快上升。刘婶终于追过来，伸手抓，却只抓到一点短裤边，差点拉出个小屁股。后来，小树向上一纵，就挣脱了，而且越爬越高，一直爬到一个大树叉上坐下，才低头向下看。

刘婶后退几步，双手叉腰，仰头喊：“你给我下来！”

“不！”小树一边回答，一边抬眼找树叶间残留的杏。果然，在对面的枝头有一颗熟透的杏，黄色的表皮已慢慢变灰，沉甸甸的，好像一碰就会掉下去。他刚想探身过去摘，低头一看，刘婶抬起左脚，用右手一把脱下一支鞋，发狠地朝树上扔来，小树连忙缩回身，鞋扔得不够高，没打着小树，却挂在一根树枝上，还一摇一晃的。

第一支鞋没打中，刘婶更气，又抬起右脚，用左手一把脱掉鞋，刚准备奋力往上扔，突然听见有人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她一下愣住了，寻声望去，只见一个大姑娘背着个包正从村外走来。姑娘穿着一件雪白的连衣裙，皮肤白得像刚出锅的精面馒头，一看就是城里人。刘婶心想：城里人真爱管闲事，我打我儿子，还犯法不成？想到这里，她没理会那城里人，举手又要扔鞋。

“不许打孩子！”城里人又在喊，而且快步走了过来。

“他是我儿子，我是他妈，你管得着吗？”刘婶气不打一处来。

“那就更不应该动武了。”城里人冲过来，一把摘下刘婶手中的鞋，轻轻丢在地上，说：“孩子犯了错，可以好好说嘛。”

“说不是是我的事，你是谁？”刘婶虽不服气，但已经没有扔鞋的冲动，她边说边穿上一支鞋，却怎么也找不到另一支鞋。

“我姓夏，是九里湾小学新来的老师。”

“唉哟，妈呀！”刘婶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夏老师刚要扶她起来，她连连摆手，说：“没事，没事。”然后，冲树上招手，喊：“还不下来见过老师。”

小树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迅速探身摘下那颗杏，放在短裤兜里，然后双臂和双腿攀住树干，一点一点放下来。杏树有些晃动，那支挂在树上的鞋突然掉下来，像一颗硕大的杏打在刘婶的肩上，刘婶一惊，就从地上爬了起来，连忙捡鞋穿上，拍拍身上的灰土，不好意思地笑道：“夏老师，别误会，我打他，是他不肯上学，今天开学第一天，他就跑回来了。”

“不对，王老师今天没来，村长说他以后也不会来了，让我们先回家。”小树已经落到地上站稳，开始反驳妈的话。

刘婶埋怨说：“看看，你也不早说。”然后，红着脸看看夏老师的脸色。

小树不依不饶，说：“我说了，你不信，拿起棍子就要打我。”

刘婶的脸更红了，她伸手抹了一把额头的汗，说：“来了老师就好，快带老师到学校，我还要下地干活呢。”说完，转身逃也似地跑远了。

小树看到夏老师的第一眼，就觉得她像个仙女，然后低着头不敢正眼看。夏老师看看这光脊梁的少年，先是一愣，觉得他极像一个人，一时也说不清，就抬头看看参天的杏树，说：“你是自己爬上去的吗？”

小树使劲点点头。

“你太棒了，会飞檐走壁呢！”夏老师说着，摸摸小树的头，一起向学校走去。

快到学校的时候，小树突然停住脚步，说：“学校现在没人，我去叫他们回来。”说着，低头就跑，跑出两步，又绕回来，从短裤兜里掏出那颗熟透的杏，递给夏老师，说：“这是最后一个，送给你，我敢打赌树上再也没有杏了。”

夏老师微笑着接过来，放到鼻前闻了闻，微微闭上眼睛，一副陶醉的样子，说：“真香啊！”

小树被夏老师逗乐了，咯咯咯地笑着，一溜烟消失在绿色深处。

二、欢快的见面会

夏老师独自向前走了一会儿，就来到学校门口，她第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学校与众不同，土砖垒起的院墙已经残缺不齐，看不出能挡住什么，哪怕一头牛也能自由出入。校门是个更大的缺口，两侧破败得挂不住招牌，所以，夏老师找了半天，也没看到“九里湾小学”几个字。她正纳闷，突然看见离校门十几米远的一棵水泥电线杆上有一排黑字，从上到下一长串，那正是学校的招牌。她笑了，觉得这办法挺不错。

走进校园，夏老师看见院子里的杂草和外面的差不多深，在杂草中间竖着一根很高的竹竿。教室只有一间，表皮剥落的土墙，破损的木门。她走过草丛，伸手推那扇门，吱呀一声，开了。这一切虽不理想，但在木门开启的一刹那，她突然有一种到家的感觉，她走进去，取下背包，长长出了一口气。里面空荡荡的，没有阳光直射，很阴凉，她想坐下来好好歇口气。

突然，从教室最后一排的桌子下站起一个人，夏老师吓了一跳，惊讶地看着她。小姑娘个子不高，奇瘦，胳膊就跟枯竹棍似的，如果不是那件花衬衫遮挡，一定能看到一排钢琴键般的骨头。夏老师从来没见过这么瘦的孩子，心里有点痛。小姑娘也在打量来人，眼光有些羞怯。

夏老师微笑了一下，问：“你躲在桌下干什么？”

“我没躲，我坐在地上抓石子。”

夏老师走过去，果然看见地上有一颗一颗的石子。

“别人都走了，你为什么不走？”夏老师有点奇怪地问。

“我可把你等来了，老师，你一定是老师吧？”小姑娘没有回答问题，而是突然发问。

夏老师又是一惊，笑着说：“你猜对了，连你们村长都不知道我要来，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”

“我奶奶说了，只要你想要，就会有的。我一直在想，今天一定会来一个仙女一样的老师，刚才门一响，我就知道仙女到了。”

夏老师咯咯咯地笑了，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豆芽菜。”

“我是说学名。”

“我生下来就叫这个名字，所有的人都这么叫。”

夏老师有点犹豫，不知该不该继续给她解释什么叫学名。这时，外面传来噼里啪啦的脚步声，一群孩子正向教室跑来。

第一个冲到教室门口的是小树，他一个急刹车，站住，大喊一声：“报告”。夏老师应一声“进来”。所有的孩子像一长串鲤鱼，一条条滑进来，坐到了座位上，双手后背，挺胸抬头，一副认真听讲的样子。

夏老师愣了一下，连忙走到讲台上，想写几个字，找了半天，连个粉笔头也没找到。

小树站起来说：“报告老师，粉笔被村长收起来了。”

另一个小个子男生接着站起来，说：“报名老师，我这里有半支。”说着，就跑到前面，将小半支白色粉笔放在讲台上，又跑回自己的座位。

夏老师拿起那小半支粉笔的时候，第一次感到粉笔也是宝贝。她转过身，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字“夏媛媛”。这时，她听有人在小声念“夏爱爱”，就笑着说：“这第一个念 yuán，形容姿态很美，第二个念 yuàn，就是美女的意思。连在一起就是姿态很美的美女，大家看我

配不配？”

“配！”全班异口同声。

“谢谢！”夏老师乐得像朵花。

花儿合拢之后，夏老师又张开嘴巴：“下面该你们自我介绍了。”

孩子们你望望我，我看看你，好像从没听说过这回事。夏老师环顾着教室，眼光投向谁，谁的头就连忙低下，就像一株株含羞草。夏老师的目光最后落在小树身上，他现在已经穿了一件白色汗衫，跟巧克力色的皮肤配在一起反差更大了。

夏老师走到小树桌前，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桌面，小树的头就慢慢抬了起来。夏老师说：“我第一个认识的人就是你，但是你还没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。”

小树站起身来，小声说：“我叫童小飞。”那样子像在受老师批评。

不知怎么的，老师暗吃一惊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你也姓童？”

童小飞以为老师在问他，就说：“没错，我们村姓童的可多了，所以九里湾又叫童家湾。”

老师若有所思地噢了一声。这时，不知是谁突然喊：“我们叫他树上飞，大人就叫他小树。”大家一下笑开了锅。

老师也笑了，指着一名笑得最欢的男生问：“你们为什么给他取这个外号呢？”

那男生站起来显得很激动，先吸了一下鼻子，才边笑边说：“因为我们村没有他爬不上去的树，他属鸡，可他妈总说他应该属猴。”

这下大家笑得更欢了，有的拍桌子、有的挥拳头、有的向前弯着、有的向后仰着，气氛活跃得一塌糊涂。夏老师也忍不住笑了。

树上飞狠狠挥了挥拳，说：“长嘴，小心我给你吃肉果子！”

那男生从个头上比显然不如树上飞，所以，他马上住嘴坐下。

夏老师摸了摸树上飞的头，说：“肉果子是什么好东西？能不能给我尝尝？”她一副故作不知的样子把大伙都逗乐了。

豆芽菜站起来说：“老师，肉果子就是拳头，他想打架。”

树上飞斜了豆芽菜一眼，说：“就你那瘦豆芽，还没资格跟我打呢。”

豆芽菜气得满脸通红，说：“你敢打我，我就告你妈，她会给你油条吃。”

夏老师将双手向下压了压，让大家安静，说：“以后谁犯了错，你们告诉我就行了，我有更好吃的东西。”

大家都热切地望着老师，希望她变戏法似地拿出个什么东西。可老师话锋一转，指着刚才受恐吓的男生说：“我觉得你口才不错，你自我介绍一下。”

“我叫童万山，跟树上飞住得最近，我们还是亲戚呢。”童万山说着看了树上飞一眼，一副套近乎的样子。

树上飞并不领情，趁机报复：“他的外号叫长嘴，喜欢打小报告。”

“是王老师让我看住他们的，他们有时候不上课，跑到水塘游泳，王老师说那样容易淹死的……”

夏老师像被什么刺了一下，突然收起笑，十分严厉地说：“真有这种事吗？以后决不允许！”

同学们一下震住了，夏老师也觉得自己有点失态，连忙缓和口气，说：“要游也可以，必须在老师的带领下。”

同学们议论开了：“老师还会带我们游泳？”“老师游不游呢？”……

夏老师突然觉得十分疲劳，脸色也苍白起来。这时，一个中年男人走进教室，边伸出一双粗大的手边说：“夏老师呀，你可来了！你可来了！”

夏老师伸手握了握，问：“你是……”

“村长，姓童。”童村长笑着，古铜色的脸上漾起了几朵浪花，“孩子们不听话，你只管

打，山里的棍子多的是。”

夏老师觉得村长挺幽默，勉强笑了笑。

村长看出夏老师一脸疲惫，就冲孩子们喊：“没见夏老师累了吗？今天放假，明天再上课。”

同学们如一群开了笼的山雀，叽叽喳喳地飞了出去。豆芽菜磨蹭半天，还是跟着大家一起飞走了。

村长一把拎起背包，说：“夏老师，住处准备好了，就在教室隔壁。”说着，就走出教室。

夏老师跟在村长后面，来到教室旁，果然还有一间小屋。推门进去，只见里面床铺桌椅俱备，还有小锅小灶，虽很简陋，但觉舒适。

村长一边注视着夏老师的表情，一边搓着手，说：“咱们这条件差，有什么要求只管提，我做得到的，一定满足。”

夏老师客气地笑了笑，说：“这就很好。”

村长长出一口气，说：“柴米油盐我会叫人定期送来。还有就是这学校，现在就你一个老师，你就是校长，孩子们年龄大小不一，就这十来个，怎么个教法，你看着办。看看我这张嘴，说好让你休息的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”他退了出去，轻轻把门带上。

村长没有马上离开，他到隔壁教室去了一会儿，又走到长满草的操场上，用手摇了摇那根长竹竿，直晃，他摇了摇头，背着手走了。

夏老师在城里念书时，从报纸和小说中看到的村长都很坏，而眼前这位童村长，她却有点对不上号，她觉得童村长身上有一股很质朴的气息，他不仅说话幽默，而且还很细心，看得出他很关心这些孩子，很关心这所学校。

又一阵疲劳袭上来，夏老师只得歪到床铺上，稍一走神，就进入了梦乡。

三、窗前闪过黑影

晚上，夏老师展开一个崭新的日记本，坐到桌边，开始记日记。她在学校的时候，就有记日记的习惯，在日记中，她不仅能与自己对话，剖析自己，还能回忆起一些被忽略的生活细节。而这一切对她都很重要。

蚊子很多，在眼前飞舞，在身上叮咬，让她无法静心。后来，她灵机一动，干脆一头钻进蚊帐，让蚊子在外面干着急。蚊子们发出更响的嗡嗡声，可这都没用，她已经开始动笔了。

“这里比我想象的要好，至少有电，这让我很惊讶，在大山深处，把电线一根根牵进来，多不容易。只要走过那崎岖陡峭的山路，就会知道在这里做任何一件事都很艰难。所以，我的小窝（我喜欢称宿舍为窝）里虽只有一盏昏暗的白炽灯，而且时明时暗，但我已很知足了。

我最满足的还是这里的风景，以前我去过九寨沟、张家界，那里的山虽好，但毕竟是旅游景点，让人觉得不自在。而这里的山是一种自然的存在，没有人打搅，就显得更加安详。它们的神态也是千奇百怪、不亲眼目睹，是无法想象的。

我是被一辆超过使用期限的手扶拖拉机带进来的，它中途偷懒就不肯走了。在烈日下我徒步行进，并没有觉得枯燥乏味，因为我被沿途的景色深深吸引。

除了山还是山，但山与山是不同的，它们有的像沉思的老人；有的像憨睡的孩子；有的像高速奔跑的豹子；有的像款款而行的骆驼；有的高耸挺拔像女高音；有的平稳舒缓，像男中音……总之，一切各不相同，一切都在变幻，这里是个奇妙无比的世界……”

突然一阵闷响，夏老师惊了一下，抬起头，看看窗外，一道亮光闪过。她这才明白是雷声，看来又有一场暴雨。夏天的雨总是说来就来，不一会儿，外面就噼里啪啦地响作一团，风也越刮越急，雨已经飘到了屋里。

夏老师连忙钻出蚊帐去关窗，她脚刚落地，灯突然灭了。山里的电线就这样，风一刮就断。反正日记写得差不多了，正好趁黑休息。夏老师这样想着，朝窗户走去。就在她伸手去关窗的刹那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，只见一个黑影突然从窗下站起，一蹿就跑远了。

夏老师像被武林高手点了穴位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过了好久，她才喘出一口气。她可以断定那是一个人，而且听脚步并没有跑远，好像是躲进了隔壁的教室里，因为她听到教室门开关的声音。

会是谁呢？这么晚了躲在这里干什么？

从惊恐中回过神来，夏老师又被这迷团塞得喘不过气来。她是无神论者，所以，她不会认为自己碰到了鬼。既然他怕我，我就不必怕他。好奇战胜了恐惧之后，夏老师关上窗，拿上手电筒，想了想，又摸出一把藏刀握在手中。这藏刀是毕业时，一位藏族同学送的，那同学说刀在汉人眼里是凶器，在藏人眼里却是吉祥的象征。夏老师不知道自己手里握着的是凶器还是吉祥物，她在心里默念，原谅我，我必须借你的吉祥物壮壮胆，否则，我才不敢迈进隔壁的教室呢。

借着手电光，夏老师一步步走过来，走到教室门口时，她深吸一口气，压住狂跳的心，推门一步跨了进去。“哐当”风把教室门关上了，夏老师浑身抖了一下，但没有退却的意思。教室里死一般寂静，并没有人影。

夏老师犹豫了一下，又一步步向教室后排走去。手电光一晃一晃，突然，她看见一只脚，那确实是一只人的赤脚。她的血液都要凝固了，她差一点调头就跑，可不知是什么力量在后面推了一把，她竟一步冲到教室后面，大喝一声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奶奶呀！”一声惊叫。夏老师再次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她看见豆芽菜惊恐地从地上爬起来，蜷缩到墙脚，浑身不住地抖着，好像现在不是夏天，而是隆冬。夏老师浑身一软，藏刀“当啷”一声掉在地上。好半天，她才想到过去扶起豆芽菜。

她边抚摸着豆芽菜的身子，边说：“别怕，老师是在玩一种游戏，游戏你懂吗？就是闹着玩的。”

豆芽菜使劲点点头，说：“你刚才的样子好吓人哟。”

“这说明我有表演天分，就像演员，对不对？”夏老师说着，做了个鬼脸。

豆芽菜笑了，说：“我刚才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看你在干什么？后来被你发现了。”

“深夜到我窗底下，就为这个？”

豆芽菜使劲点点头。

夏老师说：“我是说这么晚了，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？”

“我住在这里。”豆芽菜说着，指指地上。

夏老师这才发现地上还铺着一张破旧得千头万绪的草席。

“住这儿？”夏老师眉头皱得像个问号，“为什么不回家睡？”

“我家住在山那边的山那边。”

夏老师不解地用手比划着说：“山那边的山那边，是不是又到山这边来了？”

“不对，从这里要翻过两座山，如果从日头爬上山顶时出发，一直走到日头落到山背后，才能走到。”

“噢——”夏老师的嘴巴张得大大的，她以前只在小说中看到过有小孩翻山越岭上学，没想到自己班上竟也有一个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的嘴巴才慢慢合拢，然后，想起了什么似的，说：“这里蚊子多，怎么睡？走，过去跟老师一起睡。”说着，就要拉着豆芽菜往外走。

豆芽菜一下将手夺了回来，口里连说：“不，不。”好像老师要拉她去受训似的。

夏老师一怔，说：“你不去，夏老师可能一夜都睡不着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害怕，需要一个人作伴。”

豆芽菜犹豫了一下，叹口气说：“唉，没办法，只好去罗。”说着就弯腰去卷地上的草席。

夏老师偷偷笑了一下，说：“要它干吗？房间里可没地方打地铺，只好屈委你跟我睡一张床了。”

“说的也是。”豆芽菜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灰，说，“你这人真没治，跟我奶奶一样，总让我和她睡一张床。”

夏老师耸耸肩，表示接受批评，然后转身往外走，豆芽菜突然喊：“慢点！”

夏老师一愣，停住脚，只见豆芽菜弯着身子在地上找了一圈，然后拿起那把藏刀递过来，说：“它刚才可把我吓死了。”

夏老师不好意思地笑笑，说：“你没觉得这刀柄很漂亮吗？我当时只是想让你欣赏一下，你看，上面还刻着一只鹰呢。”

“是不错，如果你当时握住刀刃，露出刀柄，我就不会害怕了。”

夏老师被说得哑口无言，她没想到，这深山里的孩子也这般伶牙俐齿。看来，她以前误解了，以为山里的孩子都是少言寡语甚至木讷的。不知怎的，夏老师突然想起了大学里流行的一句话：“你把别人当傻瓜，你就是傻瓜。”心里暗笑了一下。

屋外的雨下得正大，像瓢泼一样，从教室门口到宿舍门口虽然只有十几米，但不管以多快的速度冲刺，都会淋成落汤鸡。夏老师正在犹豫，只见豆芽菜从后面跟上来，手里拿着草席，说：“这下可派上用场了。”

夏老师暗暗为豆芽菜竖了竖大拇指，然后，两人顶着草席一起跑了过去。草席一下就湿透了，而她俩的身上安然无恙。她们嬉笑着摸黑上了床。

下着雨，空气凉爽多了，两人并排躺着，不说话，试图尽快入睡，可谁也睡不着。过了许久，夏老师先打破了沉默，她问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你的身上有一股香气。”豆芽菜犹豫了一下，又说：“身上有香气的人是富贵命。”

夏老师轻笑了一下，说：“这是洗发水的香味，我明天给你洗一下，你也会变香的。”

豆芽菜也笑了一下，不说好，也不说不好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反问：“老师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在想，你每天不回家，在哪儿吃饭呢？”

“同学的家里，我到谁家，谁家就给我饭吃。”顿了顿，又说，“不过，我也不白吃，我帮他们干活，洗衣锄草种菜，我都会。我最喜欢到树上飞家吃饭，每次去，他妈就专门为我煮鸡蛋面条吃，他妈对我可好了，总让我去，我不好意思总去。”

不知怎的，夏老师觉得胸口有点堵，她摸了摸豆芽菜的头，说：“以后哪也别去，我们一起做饭吃，鸡蛋会有的，面条也会有的。”

“那我能为你做什么呢？”

“什么也不要你做。”

“我不信。”

.....

夏老师还想说什么，侧头一看，豆芽菜已经睡着了，很快发出均匀的鼾声。

四、加法比乘法厉害

叽叽，啾啾……天光大亮，雨雾散尽，高高低低的鸟叫随着朝阳铺洒过来，在湿漉漉的枝叶上闪耀着亮绿的光。阳光抚摸脸庞，鸟叫钻进耳窝，夏老师被撩拨得睁开眼睛，又连忙闭上，因为窗外的阳光太耀眼。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，阳光是崭新的，空气是崭新的，连鸟叫也是崭新的。夏老师狠狠伸了个懒腰，赶走一路的风尘，换取崭新的心情。就在伸完懒腰时，她突然意识到身边少了什么，豆芽菜不见了。她一骨碌爬起来，下床穿鞋抬脚向外走去。

她刚走到门口，就刹住了脚步，被眼前的一幕吸引住了。豆芽菜正在忙着煮饭，她时而用棍子挑一下炉里的柴禾，时而揭开锅盖用嘴吹吹热气，以便掌握火候。她的一举一动都那么娴熟，简直像个小大人。

夏老师看入了迷，身子不由得斜靠到门框上，把门弄得吱呀一响，她暗叫一声不好，一幅美好的画面就这样被打破了。

果然，豆芽菜发觉了夏老师，连忙起身说：“我怕吵醒你，就把炉子拎到外面来了。”像在解释自己的错误。

夏老师这才看清豆芽菜的脸已被烟灰弄得像只猫咪，她忍不住笑了，又怕豆芽菜太尴尬，就抢着竖起大拇指说：“你真棒，会煮饭。”

“这算不了什么。”豆芽菜说着，抹了一把脸，脸上又多了几道黑，“我还会炒菜呢。”

夏老师笑得更厉害了。为了不让自己的肚子笑破，她连忙转身进屋，拧了一把洗脸毛巾，出来帮豆芽菜把脸抹干净。

豆芽菜的脸从毛巾后面露出来，正好和夏老师四目相对，她突然问：“夏老师，你为什么要来教我们？”

夏老师一下愣住了，笑容僵在脸上，好半天才复活，然后，说：“你看这里多美呀，每天就像生活在画里一样。”

“可是，以前来过的老师都不说这里美，他们说这是个鬼地方。”豆芽菜嘴巴撅得老高，都可以让鸟儿在上面落脚了。

夏老师摸了摸豆芽菜的头，说：“我觉得这里是仙境。”

豆芽菜连忙抢话说：“那你就是七仙女，每年七月七日才能与牛郎在鹊桥相会。”

没想到豆芽菜知道得还挺多，夏老师惊讶得张大嘴巴说不出话，不过，她很快又开始抽动鼻子，因为她闻到了一股胡味。

“不好！”夏老师把毛巾往豆芽菜手里一塞，连忙弯腰把锅端到地上，可是已经晚了，锅里到处在冒黄烟——看样子她们只能吃一顿胡饭了。

一大早，学生们还未到校，童村长先来了。他拎着一个蛇皮袋子，大步流星地跨进校园，见校园里空荡荡的，就大声咳嗽两声。他并不是感冒了，而是想引起别人的注意。

豆芽菜从教室探出头，说：“你不用咳，我们都在这儿呢。”

于是，村长三步并作两步跨进教室，见夏老师正在一张挨一张地抹桌子，就说：“看看，这让学生娃做就行了。”

夏老师抬起头，说：“闲着也是闲着，你这是……”

“噢，送东西来。”村长说着，就把口袋抖开，一样一样地指给夏老师看：“这是国旗，每天早晨上课之前升到竹竿顶上去。这是粉笔，到乡里领的，一个月一盒。嘿嘿，这几样就

不用说了。”村长把直尺和黑板擦放到桌上，搓了搓手，又说，“条件差，不满意就说，我们尽量满足。”

夏老师轻笑一下，说：“这就很好，再说我也有一双手，可以自己创造条件呀。”

“那是，那是，那我先走了。”村长一脸笑地走了。

豆芽菜对夏老师的话不太明白，伸出自己的双手左看右看，也想不出能创造什么东西。

“小豆。”夏老师突然叫道。

豆芽菜从来没听人这么叫过自己，吃惊地望着夏老师，问：“是叫我吗？”

“对，以后我就这么叫你。小豆，这面国旗交给你，你不但要负责升旗降旗，还要好好爱护它，懂吗？”

“你是说让我当国旗手吗？”

“怎么？你不愿意？”

“不，我做梦都想当国旗手，可是以前他们谁也不同意我当，说我太瘦小，旗还没升上去，人先跟着风飘走了。他们尽瞎说，想把我吹走，那得多大的风啊？”豆芽菜说得一本正经。

夏老师乐了，说：“那还愣着干什么，先去做准备工作。”

豆芽菜突然向夏老师行个队礼，双手接过国旗，跑出了教室。

同学们陆续到来，夏老师领着大家到操场上排开方队。这时，豆芽菜已经把国旗系在了升降绳上，骄傲地站在旗杆下，只等老师发令。

夏老师站在队列最前面，起个头：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……”。

同学们都跟着唱了起来，夏老师没想到同学们的歌声这么整齐而嘹亮，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合唱队。国旗在豆芽菜的拉扯下，一纵一纵地往上爬，爬到一半的时候，就飘扬了起来。那一瞬间，夏老师突然觉得一种神圣的情感涌上心头，血液沸腾起来，在这大山深处，竟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满脸肃穆地高唱国歌，一张张小脸随着上升的国旗冉冉抬起。夏老师似乎生平第一次真正理解了“祖国”两个字。是啊，无论是在繁华的都市，还是僻远的山村，祖国的花朵都在竞相开放。不同的是，都市的孩子就像盆景，娇贵且倍受呵护；山里的孩子则像野花，洒一点阳光，落几滴雨水，就会开得无比灿烂……

旗是什么时候升完的，夏老师竟不知道，同学们都进了教室，豆芽菜轻轻拉了拉夏老师的衣角，夏老师如梦方醒，连忙笑道：“太美了，太棒了，走，我们上课去。”

望着讲台下十几张稚气的脸，夏老师有点犯难了。因为他们的年龄差距较大，讲一样的内容肯定不行。但现在，十几双眼睛望着她，她不能犹豫，于是，她在黑板的左边写“ $1+1=2$ ”，在黑板的右边写“ $1\times 1=1$ ”，这样，就可以同时给不同年龄的同学讲课了。她刚写完，就看见一位小个子女生到黑板前晃了一圈，又回到了座位上。

夏老师奇怪地问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那位同学红着脸不作声，长嘴站起来说：“报告老师，她叫林山红，眼睛不好，看不清黑板，所以要跑到前面看黑板。她每次在黑板前转一圈，就会提出一个问题，所以，人送外号小问号。”

夏老师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林山红同学，你可以大胆地到前面来看，也可以大胆提问。”

话音刚落，林山红就举手了，她说：“你把加号写歪了。”

夏老师一愣，看看黑板，就笑了，说：“这不是加号，是乘号。”

同学们都笑了起来。林山红并不觉得难为情，她仍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为什么1乘1还是1呢？看来乘号没有加号厉害，对吗？”同学们笑得更厉害了。

夏老师没有笑，她说：“这个加法算式我是讲给低年级听的，这个乘法算式我是讲给高年级听的，所以，林山红，你只要搞清楚加法就可以了。”

童小飞说：“可以都听吗？我妈说要我记住老师说的每一句话。”

“当然可以，如果你觉得老师讲得不好，可以都不听。”

同学们将信将疑地问：“真的吗？”

“信不信由你们。”夏老师做个鬼脸，然后开始正式讲课。

事实是每位同学都津津有味地听了两种课，他们不仅觉得夏老师课讲得好懂，而且她的声音很动听，普通话很标准。最后，林山红也搞清楚了乘法是怎么回事。

下午降旗之前，夏老师说：“操场上的草太深，我们给它理个发怎么样？”

童小飞说：“应该剔个光头，我妈一到夏天就逼我剔光头，这不，刚刚长出来一点。”

夏老师仔细一看，果然是一头发茬，就笑着说：“好，剔光头。”

于是，大家一齐动手拔草，没多大功夫，操场就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只剩下一些趴地草。大家把拔起的草都从院墙的缺口处丢出去，院墙上也长满了草。夏老师看在眼里，一种想法在心底开始酝酿。村长说过，这学校就她一个老师，她既是校长，又是班主任，还是多门功课的老师，确切地说，她是孩子王。既然当了孩子王，就要为孩子们办点实事，带来真正的快乐，就像花果山上的孙悟空，能让所有的小猴都整天围着他欢天喜地地玩耍。

想到孙猴子，夏老师忍不住漾起一脸笑纹。那时，太阳正在往山背后躲，晚霞伸出长长的手臂，把校园涂成金黄色，把夏老师的笑容也涂成金黄色。

五、换上一根新旗杆

夜晚，校园复归平静，夏虫在附近的草丛中弹奏各自的乐器，青蛙在远处的稻田里放开喉咙歌唱，叽叽啾啾的音乐，咕咕呱呱的歌声，杂乱又和谐，喧闹又悠静，它们的配合多像一支神奇的乐队，远比什么小虎队小猫队的歌声动听。

在这样一个夏日的夜晚，夏老师正在专心批改同学们的课堂作业，她时而画些勾叉，时而在上面写些批语，时而眉头紧锁，时而又绽出欣慰的笑容。那情形仿佛她不是在改别人的作业，而是自己在经历一场考试。她改到豆芽菜的作业本时，发现全对，她很兴奋，因为这是她改到现在为止，第一个全对的学生。她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，抬起头来叫道：“小豆，你快过来。”

豆芽菜正在一边坐着，专心地缝补着什么，被老师一叫，吓了一跳，手一抖，针扎到指头上。她“唉哟”了一声，用嘴吮了吮扎疼的手指，抬起头来，问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你是不是有题目不会做了？”

夏老师一乐，站起身走过去，好奇地说：“我是遇到一个问题了，我想知道你在干什么？”

豆芽菜见老师走过来，连忙把一堆东西藏到身后，红着脸说：“我，我，我在缝国旗。”

夏老师一愣，心想：降旗的时候国旗还好好的，莫非小豆不小心搞破了？她怕吓着小豆，就笑着说：“能给我看看吗？”

豆芽菜犹犹豫豫地把国旗递给老师，老师展开一看，不禁目瞪口呆。原来，国旗并没有破，小豆用黄颜色的布剪了几个五角星，正在把五角星一个一个地缝上去。一针一线走得很密，而且十分平整，决看不出是出自一位小孩之手。夏老师仔细端详着，目光被那标准的五角星和专业的走线所吸引，脸上露出惊讶而喜悦的光泽。好半天，她才把目光转向小豆，问：“哪来的黄布？”

“我的一件衬衫，奶奶前不久做的。我看见这几颗五角星都快变白了，就把衬衫的袖子剪了，做几颗鲜艳的五角星。我想，我应该像爱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惜国旗，做个好国旗手。”她的脸上掠过一丝骄傲。

“奶奶会不会骂你呀？”

“不会，奶奶以前就说过，只要学校用得上，我做什么都可以，况且我只剪了两只袖子，那衬衫还可以穿呢。”

说着，她双手拎起黄衬衫一抖，一件短袖衬衫就展现在眼前。不过，两只袖子太短，跟无袖差不多，袖口看得出是被齐刷刷剪掉的。

夏老师不知说什么好，放下国旗，伸手摸了摸小豆枯黄的头发，过了一会儿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说：“噢，你的作业全对，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的。”

“是嘛？”小豆的脸更红了，难为情地低下了头。

夏老师心里更疼爱小豆了，她说：“你接着缝，我还有作业没改完呢。”

接下来的时间，小豆接着缝五角星，夏老师接着批改作业，她俩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互不搭界，但又是一幅完美的组合画。风儿吹进来，悬吊的白炽灯摇摆起来，屋里所有的投影也跟着摇摆，画面的光与影就开始变幻，不动的只有画中的两个人。屋里极静，能清晰地听到走线的声音和笔头划过纸张的声音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夏老师终于改完作业，举起双手做了个伸展运动，然后一侧头，看见小豆已经歪在椅子上睡着了。蚊子很多，身上被咬了许多红包，小豆一点也不察觉，均匀的鼾

声一阵阵从鼻孔传出。

夏老师笑着摇了摇头，把她轻轻抱到床上，用蒲扇把帐里的蚊子赶走，然后，放下蚊帐，她转身捡起滑落在地上的国旗，看见五颗五角星都缝好了，就叠起来放好。她打了个哈欠，刚准备关灯，就在这时，她看见搭在椅背上的那件黄衬衫，两个袖口还没有打边缝上。于是，她又坐到椅子上，拿起针线缝袖口边。她的动作有些笨拙，明显不如小豆缝得好，不过，她想，凑和吧，现在不缝好，明天小豆可能就没衣服穿。

缝到一半的时候，夏老师的眼皮开始打架，打着打着，她觉得手指一阵钻心的疼，连忙睁开眼睛，看见一颗血珠子渗出了指尖。她一下清醒了许多，学着小豆的样子吮了吮指头，就接着缝了起来。

袖口缝完的时候，夏老师听到远处传来了第一声鸡叫，她长长地打了个哈欠，关掉灯，倒头就进入了梦乡。

豆芽菜是被一阵叽叽喳喳的鸟叫吵醒的，她揉了揉眼睛，看见天光大亮，就轻手轻脚下床，生怕吵醒沉睡中的夏老师。她一眼就看到那件衬衫的袖口已经缝好，心里什么都明白了，回头向夏老师投去感激的一瞥，然后，过去换上黄衬衫。

豆芽菜刚推门出来，就看见树上飞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校园，直奔教室，嘴里直喊：“豆芽菜，豆芽菜”。

“嘘——小点声！”豆芽菜快步迎上去说，“别吵醒夏老师。”

树上飞惊讶地望着豆芽菜，说：“怎么？你没睡教室里？”

“没想到吧？是夏老师非要我过去的。”豆芽菜得意地扬起头，两根小辫一晃一晃。

树上飞说：“别美了，快帮帮我吧。”

“什么事？你家的鸡被人偷了？”

“先别问，到了就知道了。”树上飞说着，拉住豆芽菜的手就往外跑。

豆芽菜被拖得直蹿，好几次差点摔倒，她忍不住喊：“慢点，抢金子也不用这么快。”

树上飞松开手，说：“我怕时间来不及。”

“我奶奶说了，不怕慢，只怕站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天大的事你也得让我一步步地走呀。”

“让你奶奶歇着吧，你还用跑代替走吧！”

他们边说边一路小跑来到树上飞家后面的竹林里。豆芽菜一眼就看见一根又粗又长的竹子被砍倒了，枝叶都削掉了，剩下光光的竹竿，她奇怪地问：“这是干什么？”

树上飞神秘地一笑，说：“你瞧瞧，够不够长，够不够直？”

“你是想换掉那根破旧的旗杆吧？”豆芽菜猜测。

“算你聪明”树上飞得意地说，“沉得很，一人扛不动，只好请你这位国旗手来帮忙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豆芽菜有点犹豫。

“我会照顾你的，你抬细的那头，我抬粗的这头。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你妈知道吗？”

这下真把树上飞给问住了，他挠挠头，说：“先别管她，只要你不告秘，她不会知道是我干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你想告秘，现在就去，我在这里等着。”树上飞生气了，一屁股坐在卧倒的竹竿上。

豆芽菜不敢再说什么，只好去抬细的那头。树上飞一下站起来，脸上阴转晴，露出笑容，抬起粗的这头，两人一齐上路。一路上歇了好几次，主要是豆芽菜不行，走一段就求饶，说再不歇息，腰就要压断了。树上飞见她确实瘦得可怜，所以，她一叫累，就马上休息。就这样，走走停停，她们终于把竹竿扛到了学校。

夏老师已经起床了，看到这情形，连忙过来，三人一齐把旧竿放倒，给新竿装上绳子，